

零点丛书

贾梦玮 主编

song ni shai gan de yan lei

送你晒干的眼泪

海 桀 =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零点丛书

贾梦玮 主编

song ní shái gān de yǎn lèi

送你晒干的眼泪

海 桀 =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送你晒干的眼泪/海桀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4

ISBN 7-5399-1767-9

I.送... II.海...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724 号

书 名 送你晒干的眼泪

译 著 者 海 桀

责任编辑 贾梦玮

责任校对 张松涛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767-9/I·1668

定 价 16.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贾梦玮

“零点丛书”首次收入四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徐名涛的《重复一千遍的谎言》，乌耕的《殇》，周珺的《念奴娇》，海桀的《送你晒干的眼泪》。四位作者来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既非同一性别，也不出生在同一年代，我把他们的小说编在一起，实在是“别有用心”。

零点既是终点，也是起点。四部小说中，有三部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徐名涛的《重复一千遍的谎言》虽然不是处女作，但也是他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它们可以说都动用了作者全部的积累，充当了作者文学大业继往开来的角色，是他们文学事业真正的起点。最为重要的是，小说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它们对人性，对我们心灵和肉体所面临的困境，对两性之间亘古的爱恨情仇的关注，既是文学的起点，也是文学的终点。

我(编者)、你(读者)、他(作者)就这样相聚在“零点”。

送你晒干的眼泪 ●

一个男人究竟能走多远？事业有成但代价惊人，爱情刻骨铭心却又隐现不明，婚姻具备形式却是难以维持，肉欲如火如荼却又暗藏杀机，男人有的只是漂泊的灵魂和肉体……

海桀，本名尹海杰，1958年生，河南省夏邑县人。曾先后做过教师、公务员、地方志执行主编。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现在青海《青海湖》文学月刊社供职。《送你晒干的眼泪》为长篇处女作。

零点丛书

送你晒干的眼泪
重复一千遍的谎言
殇
念奴娇



点丛书

江尧又做了个自我阉割的梦，梦里的情景逼真极了，艳红的血色，刺激深彻灵府，以至醒来后反而落入梦态的恍惚。

他有些恐怖，这种荒诞无稽见血不疼的恶梦，一而再地显现，无疑是灾劫的兆头，不定是怎样的麻烦呢？！他一阵哆嗦，像骤然淋了个冷水浴，睡意尽消，心里七上八下魂不守舍熬到天亮，给看相测梦颇有名气的老金打电话，请求释梦。老金说：梦里的事，只当是雾中观花，较不得真。我有兴趣的是怪梦，若真是怪梦吗，那就听听鲜，你来吧，十二点前来就行，下午我……不！江尧打断他说：我现在就去，开车去，三十分钟以内到。

江尧十几个月没见过老金了，断断续续听到过些他看相测梦之余收集古董的传闻。退休前，老金一直是剧团的大提琴手，江尧吹萨克斯，有时也演奏小号，两人常在一起排演《秋日的私语》，是很不错的忘年交朋友。剧团解体后，树倒猢猻散，几十号人很快就烟消云散各不相关了，可江尧始终没忘记老金，每年都要去看他几次。眨眼间，十年的岁月就风也似地掠过了。江尧想了想老金病魔缠身的模样，想了想他独



身寡居的那栋破楼，拍了拍套有意大利真皮的方向盘，略微抬起脚下的油门，将蓝色桑塔纳滑向宽阔的二环路。在他前方，造型呈金字塔状的立交桥被朝雾浮尘缠裹成朦胧的A字，一抹少见的嫣红洒在似云非云的寒冽的背景上。再有二十来天就又是新年了。年前要是能下场雪该有多好。

他想起亦灵来。

早上八点钟以前，亦灵从不给他打电话。但今天例外了。她在电话里冷冰冰提醒他三件事。九点上法院，今天是法院传他的日子；二十万贷款到期，按合同规定，不能按期偿还，利息翻番；中午十二点前，务必回厂接待税务督察小组和新闻出版年检验收小组的到来。

他点燃香烟，深深地吸着，车速不到四十公里，几乎所有的车都能超越他。亦灵提醒的三件事，他一件没忘。那件打了快两年的官司，早已搞得他筋疲力尽，三环广告公司以老客户的身分，几年来断断续续欠他十八万，现在公然赖帐，不但胡搅蛮缠拒不承认欠帐的事，反而捏造事实，反咬他白金彩印厂不讲信用，无理要求赔偿。为此，他已经耗得气馁力竭了。也就是为了一口气。他为官司花出去的钱，已接近万字头上的两位数。受了这官司的启发，二十万贷款他已决定不还，能拖就拖，能赖就赖。这款是私人贷款，与银行无关，又没有公证，若真是朋友，凭那张没有公证的合同，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再说，这贷款也是付了人生风险的。为这贷款，他经历了入狱的危险，而用它买回来的设备，却是地地道道的劣质产品，害得他至今叫苦不迭，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连厂家屡次上门维修的工程师都汗颜不止。一报还一报，有什么可怕？至于检查组的事，有亦灵在，绝对万无一失。每年的税务检查、工商检查、公安检

查、公共卫生检查、收费检查、新闻出版年检、文化市场抽查等等,都是由亦灵来应付的。只要有亦灵挡着,没有过不去的坎,他只需像样样做个敬烟、陪酒的配角就行。可今年,由于舒书的出现,情况大相径庭,亦灵再也不是那个精明智慧、广交多才、默契体贴、善解人意的亦灵了。她变多了,像个飘忽不定的精灵。亦灵是他的半边天,离开了她的经营管理、理财创意、关系网络,他的天无疑会垮,这从十月份以来,白金厂在生产旺季效益下滑上就可以看出。有消息说,亦灵正在筹备自己的厂子,主要设备已购置得差不多了,也是搞彩印。江尧知道,这很可能是真的,她真要和自己对着干,别的不说,单是客户,至少被拉走一半。

女人啊女人!

江尧的心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冷涩和凄凉。他想起了最后一次见老金时,老金抖着白发,扶住夹鼻花镜,瞪圆那双雌猫似的焦眼,谏语似地说:小心啊小心,小心你身边的女人。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江尧说:我不想知道。老金摇摇头,呷口浓得发黑的茯茶,躺在竹椅上,闭上眼睛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自言自语道:小心啊小心……我的公主,只会在我的王国里,可是你的呢……小心啊小心……天使和魔鬼本是同一枚钱币啊!……

是的,他是对的。江尧想,女人有时确实像一枚硬币,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当她爱你,并对你释放爱力(爱真的是一种强大的力)的时候,就像是溪流汇入江河,没有任何是与非、美与丑、对与错,是完完全全的溶合,你就是她,她就是你,和这样爱你的女人一起共事,你还有什么可操心的?还有什么事不能成功的?这时,她是真正周到、完美的天使,可以像分娩的



母亲第一次把孩子抱在怀里一样对待你。可是,当她不能够继续爱你,并开始憎恨的时候,魔鬼又算得了什么?看来,在情爱中男人和女人都不是对方的选择,因为选择后没有永远,希望中的永远是不可能的。还是游戏的好,那些所谓的深刻都他妈是自我设置的迷宫,是他妈鬼神设置的无所不在的无形的程序……

江尧盯着虚浮在眼前的亦灵,狠踩油门,顺手将录放机的音量猛扭到最大,将世界淹没在摇滚的海洋里。

亦灵是江尧用计谋追到手的第二个女人。让他惊讶的是,当他无意间把自己的一切都坦白给她时,她并不生气,只是说:那你要当心,上帝对骗子是很难宽恕的。他玩笑道:那你要帮我,你是当事人,是你的美丽诱惑的我。她说:好啊,我来帮你。记住了,若想赦免,唯一的办法就是吃亏,吃亏可以赎罪。他说:行啊,吃什么亏?赦什么免?难道爱也有罪吗?既然爱也有罪,那么谁敢说自己没罪?她指了指天上掠过的一群鸽子,又指着一只妇人牵着的小狗说:它们,它们敢说自己没罪!江尧不以为然地笑了,心说,你若是看见这小狗咬死一只兔子或什么小动物时,还会这么说吗?

那天,他俩在柳堤茶房聊得很开心。后来,他说他眼皮子跳,是跳灾的右上眼皮。亦灵微微一笑,用纤细的手指很是优雅地捏住一根牙签,挑起茶杯里的一片春芽,瞅他一眼,手腕一翻,将那凉冰冰的绿色春芽儿贴在他跳动不止的眼皮上。她双眼放光,柔情熠熠,趴在桌上,亲热地贴近他,轻声道:还跳吗?他心旌摇动,微醉地摇了摇头。她笑了,笑着将自己的酒小口抿了点儿,举起杯子,极温淑极可爱地灼视着他,慢慢地慢

慢地将杯沿向他的唇线触过去……江尧眼儿一闭，将酒吮了。

他俩第一次的约会就是在这。当时，江尧的白金彩印厂刚刚起步，人才匮乏，四处挖找之中，在一次酒会上偶然发现了光华彩印厂能干的亦灵。亦灵印刷学院毕业，已有两年的业务经验，更重要的是她光彩照人，第一眼就深深打动了江尧。但她不买江尧的帐，直言不讳道，即使是高薪，也不愿离开国营大厂。这激起了江尧强烈的征服欲，他发誓要把她挖到手，并成为自己的女人。

那天，天气极好，茶屋外的两棵梨树花白如雪。他俩坐在小间里，品尝名点，彼此敏感着对方的话题。后来，亦灵不知怎么就给这个说不上喜欢但绝不反感的盯着自己不放的人谈起了大学里的往事，很是幸福、怀念的样子。见他听得专心，就问他孩子多大了。他说我没孩子。她不信。他尴尬道，真的没有，那个孩子不是我亲生的……你知道……这，很不幸的事情。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话题，引出了两人之间的无尽的故事。

当时，江尧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后来才悟到，男人的不幸也可以俘获女人。这很恶心，却能出奇制胜，真实而又可靠。当时，他还以为自己的努力肯定徒劳了呢。因为亦灵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说她的男朋友也在光华厂，她是不会离开他的。因此，对于孩子这样一个理应避免的话题，他倒显出了真正无所谓的大度。他说：我们没孩子，幸亏没有。我的童年惨不忍睹，如果天不长眼，再让我的孩子重蹈我的灾难，岂不是太残忍太不公平了吗？我很害怕会这样。你说呢？很怀疑是不是？不用难为情。告诉你吧，我是个不幸的人，真的！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所有经历过的痛苦往事，就像额头上的皱纹，



该留的都留在了那儿,只要不刻意去注意它想它,它就只是静静留在那儿,默默接纳它同伴的到来和堆砌……因此,一开始恋爱,我就惧怕会有孩子……

亦灵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她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还没有哪一个男人用这样的口吻对她说话,她很想让他的话题继续下去。既然拒绝了一个男人的感情,耐心听他谈话或许是自然结束的最好方法。这也有点新鲜,她周围的男性,总是雄心勃勃,成就感十足的多,没有哪一个直言不讳自己的痛苦、家庭及童年往事。

你的小名叫什么?

肉娃。

肉——娃?亦灵哈哈大笑。堂堂江老板会叫肉娃?

你别笑话,这是真的。我小时候憨笨、迟钝、开窍晚,后来还总是尿床,能不肉吗?告诉你吧,我上学还穿开裆裤呢。

亦灵收住笑,鄙夷道:瞎编。

江尧说:说来你都不信。我生存的环境你根本就难以想象,告诉你吧,我差一点就成了弱智儿,只差了那么一点点。据我妈讲,当时一提起上学,我就吓得直哭,他们以为我是胆小、傻气,实际上我害怕上学的唯一原因是没有缝裆裤,而我的父母就不在乎这一点,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人的一生中孩童时代是自尊心荣辱感最强烈的阶段,这阶段的荣辱很可能关系到整个人生的荣辱。我呢,又由于天性的怯弱和对父亲的恐惧不敢说出来。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去上学的那个暗无天日的上午。是三月一号,我在父亲黑脸的威慑下,背着妈妈用各种颜色的布

块拼制成的书包，跟在她后面，夹紧屁股，心惊胆战到了学校。我被带进教室，面对黑压压一屋人，差点吓死。幸亏老师和蔼可亲，她把我安排在第三排，和一个傲气的女孩同桌。这使我痛苦、恐惧到了极点，头里轰轰隆隆，眼前金星飞溅。要知道我是穿着开裆裤啊！如果不是害怕父亲的巴掌，我宁死也不会到这令人羞恶不堪的地方来。让我忌恨无比眼红不解的是，那些个和我一样前几天还穿着开裆裤的小伙伴，眨眼间就穿上了缝裆裤，只有我仍然穿着开裆裤。

“整整一个上午，我呆子般坐在座位上，满脑子都是关于开裆裤的羞耻，根本不知道老师讲了些啥。下课，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玩了，只有我傻傻坐在位子上不敢动弹，生怕被人看见裸露的屁股。结果，放学铃敲响前的最后一分钟，我在小肚子的胀痛中，把憋了整整一上午的一大泡尿极其痛快淋漓地撒在了座位上。那热乎乎的尿液沿着两腿蠕淌的感觉，轻松极了，奇妙极了，我对解放一词的最初理解，就来自于对那个永远强烈永远不可重复的片刻的感觉。

“很快，身边的女孩就在下课铃中，发现了脚下的情况。她跺着脚惊叫起来，尖利的噪音刺得我眼前昏黑，天旋地转。不知道哄声四起的同学们喊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老师过来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意识里混混沌沌，抖得站立不住。

“那天中午，和蔼可亲的女教师领我回家。一路上她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脑袋问这问那。她叫康萍萍，梳着好看的剪发，眼睛亲善极了，声音好听极了。她对我父亲说：您这孩子是不是生病了？父亲惊愕地望着我说：没有啊！她又说：那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很不舒服很难受，整个上午呆呆愣愣，连喊他的名



字也听不见,问话什么也不说,还尿了裤子。若不是以前我见过他几次,还以为是个弱智的孩子呢。他真的不舒服,你们是不是带他到卫生所找医生看看,在家休息两天再去学校试试,要行就行,不行的话明年大些了再上。另外,孩子已经上学了,你们该给他穿缝裆裤了……她后面的话记不清了,只感到巨大的暖流里,止不住的泪水滔滔而下。若不是惧怕老是嫌我打我的父亲,我想我一定会扑在她怀里尽情嚎啕……从此,康老师以仙女的形象,深深嵌入我记忆深处。当晚,母亲上夜班前,给我缝了一条新裤子。但穿开裆裤、尿裤子的羞耻是可怕的,我遭到了全班甚至可以说全年级同学的无情嘲笑和歧视。没有人跟我说话,更不要说是和我玩耍了。那个叫赵英的女孩坚决不和我坐,见我就吐唾沫,骂我不要脸。这对一般孩子也许是不可想象的,对我来说很自然,因为我一向认为自己是坏孩子,否则的话,为什么在家里老是挨骂挨打,在学校老是遭辱受气。而且我学习一直不好,算术尤其糟糕,父亲多次用他坚硬的指关节在我额上敲起一串串疙瘩。越是这样,我对算术就越害怕和恼恨。结果,在我入学的第二个星期,我们的算术老师,一个戴眼镜的年龄和我妈相仿的急性子女人,对我完全失望。她直接将我揪到了办公室,推到康老师面前,高着嗓门儿训斥我,说我又傻又笨,反应迟钝,应该退回……我恐惧地望着康老师,头脑里昏昏沉沉,有种强烈的呕吐欲,极怕康老师也斥责我、骂我,但没有,她和算术老师说了会儿我不可能明白的话,和蔼地看了我一眼,摸了摸我的头顶,让我回去,回到教室里,回到同学们中间去。我的鼻子猛一酸,眼睛模糊了,喉头哽得几乎喘不上气来。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星期六,蔽日的黄风把天都吹黑

了，飞沙走石，房顶上的积雪一扫而光，电线发出刺耳的啸鸣，有点像鬼哭狼嚎。放学时，算术老师给我一个字条，让交给父亲。我交了。

“父亲看完字条，黑着脸把我叫到跟前，让从1数到10。我数了。他掏出火柴，把一堆火柴棒分成两堆，教我算术。那是非常简单的5以内的加法，可我怎么也不会做。他手里那根细长的竹棍让我害怕。但怕是没有用的，命运早就决定了，每错一次，竹棍便会极凌厉地在我额头或后脑的部位很疼地敲一下。我本能地用手挡，竹棍便长了眼似的敲在手指的骨节上。我痛得钻心，怕得要命，又不敢哭，只能是哽哽咽咽，抽抽嗒嗒，任泪水模糊了双眼，就更是不会算。后来，他不知怎么耐下心来，从最简单的教起，用手指教会了我2加3等于5，然后拿两根火柴，又拿出3根火柴，让我数，我数对了。但当他又问我3加2等于几时，我就又望着他的眼睛一无所知，后来，他发现我不会数5以外的数，便教我数6、7、8、9、10，我学会了，但把1、2、3、4、5连起来，就老是把6丢掉。其实，我并不是不会，心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是一看见他的眼睛，一听见他的声音，一感觉到他的存在，就胆战心惊地昏了头，脑子里全乱了，乱成了一锅粥，数字对我来说，简直无异于天书。几次反复后，他大发脾气，骂我是猪、笨蛋、蠢货，暴怒得像狮子。我浑身发抖，神经质地眨巴着眼睛，所有细胞都在高度活跃中感受着那随时都会落在头上的拳头，大脑里一片空白，不要说是数数，只怕是问我叫啥都不会知道。终于，在我又一次数错数字后，脑袋里就猛然响起一声地动山摇般的闷雷。父亲一记绝对凶狠的耳光将我扇飞了起来，一头栽倒在地。感觉中耳朵里像是钻进了无数的蜜蜂，视线里的东西在万道金光中灿烂地旋



转,半个头在恍惚的状态里疼得恶心,鲜艳的鼻血像是猛然捏碎了的熟柿子,甩得浑身都是。我没有哭,没有喊,连微弱的呻吟都没能发出,恐惧已超越了一切……但是我必须要挣扎着爬起来。可我动不了,那根唯一没有绷断的神经,使我在昏天黑地的眩晕里,像断了线的木偶呆颤成鹰爪下的小鸟……记不得是怎样从父亲身边离开的,记不得怎样到了泪流不止的妈妈怀里,也记不得10以内的数到底数会了没有,只记得那天晚上我频频遗尿,一阵昏沉一阵清醒一直翻腾到天亮,满嘴都是大火泡,虚颤不止,四肢无力,连站都站不起来,身下的被褥全被尿液和汗水浸透……从那以后,我几乎天天晚上尿床,无论母亲半夜里怎么叫夜都不行,挨了数不清的打。上中学住校时还时断时续地尿,那些真正难以启齿的凌辱和痛苦,说给你才叫刺激……”

不!亦灵突然大叫一声,站起来,把江尧的头搂在怀里,使劲晃着说:不!再别说了。求你了,什么都别说了。她把脸贴在他的头上。我不信!就是不信!我只是心疼,想哭,我真的想哭,说着串串泪水簌簌而下。

江尧把她紧紧搂在怀里。